

王小冉



剧盟 天津剧盟谋杀之谜俱乐部出品

很难说你是个幸运的孩子或者是不幸的孩子。

小小年纪就失去父母的你应该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之一，可身为不幸中最幸运的是你有一个异常坚强异常宠爱你的哥哥。

虽说你没有享受过父母的温暖，可有哥哥的童年的确是被捧在手心里的。直到哥哥 11 岁生日的前一天，那一场车祸剥夺了你们父母给你们的温暖，那时候 2 岁的你只知道哭，只知道在那之后，在那个大大的客厅里那个小小的厨房里再也不会会有爸爸妈妈的身影。

“没关系的，他们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等我们呢。为了不让他们担心，我们要好好生活！”哥哥脖子上挂着一块大大的怀表，用肉乎乎的右手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用肉乎乎的左手擦了擦你的泪水和鼻涕，亮晶晶的眸子里写满了你看不懂的坚韧，“你想吃什么，我学着做。”

就算长大之后你明白了那个遥远的地方是哪里也时常会躲在角落思考，为什么当时爸妈死的时候没有带上你和哥哥。如果你们一同死了，哥哥就不会这么辛苦了，明明够不到高高的灶台，硬撑着踩着小板凳也要给你做奇怪的吃食。

不过真的不好吃。

“是么，我觉得还可以啊。”哥哥夹一筷子菜放到自己嘴里说道，“你只是不爱吃，我给你做蒸蛋好不好。”

“我想吃烤鸭！”你想起妈妈生前总爱给你买便张口说道。

哥哥思忖了一下：“好，明天买给你。”

第二天，你看到桌子上的一小块烤鸭开心极了，吃着吃着发现本就不多的烤鸭全被你吃光了。你不好意思的朝哥哥笑着，谁知他摆了摆手：“没事，我在外面吃过了。”

当晚你起床去厕所的时候，发现哥哥坐在厨房的小凳子上，边吃着馒头边看着书。那天以后你没有再主动要过烤鸭，没有再提出过分的要求。

慢慢的你们都长大了，你终于明白为什么你只有哥哥照顾了，也明白客厅里那两张照片代表着什么。时不时的你会坐在椅子上看着那两张陌生的脸，除了他们都有一点像哥哥以外，你几乎想不起来有关这两张脸的故事。

“哥哥，哥哥，王鑫！”你倒坐在椅子上，抱着椅子背冲着哥哥的卧室喊着，虽然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可还是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你尝试着去做，但是都只

换来哥哥生气的一个眼神。

“做什么！女孩子就好好看书！”

你压根儿没有叛逆期，或许是因为太理解哥哥的每个不耐烦的表情下代表了多大的压力。自从你上了区重点中学东城一中后家里的用度就更加困难起来。

那一年你12岁，正好是开始想追求美的年纪，可家里的条件不允许你成为小公主的样子，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幻想着着橱窗里模特身上好看的衣服出现在你身上。

可忽然之间你从反光的玻璃上见到了一个模糊又熟悉的身影。

耳边的嘈杂声并没有阻挡住那个好听的声音从破旧的音响中传到众人的耳朵里，尽管这个声音你听了十好几年了，可现如今听来还是有些陌生。

你悄悄的藏在一个小角落里看着哥哥抱着吉他卖力的演唱着，寒冷的天气都没有阻挡住汗珠儿从他额头上滚落。匆匆忙忙的人群就像是没见到辛苦的哥哥一样快步的走过去，他面前的盒子里只有零零散散的几张纸币。

偶尔有个人懒得把买东西找回来的零钱放回口袋就扔进了哥哥的小盒子里，那瞬间你看到了哥哥眼里闪烁着奇怪的神情，仿佛是自信和自卑生下来的小孩。

他大声的向别人道谢着，然后继续唱着几乎没什么人听的歌。

人潮涌动，但其实世界只有你和哥哥。

转天你早早的起床打算帮哥哥做份早餐，不料刚做到一半就被哥哥夺走了炊具。

“你好好活着，好好学习就够了。”哥哥把早餐放在你面前说道，“快吃饭，一会儿去学校好好念书，听到没有。”

“哥哥。”

“嗯？”

“谢谢你。”

哥哥起身打了哈欠，抬手抹了一把眼睛就转过身往厕所边走边说道：“知道感激以后就让我少操点心就行……”

皇天不负有心人，6年后你考上了T市最好的大学——南开大学。

拿到成绩单的那天，这是近几年你第一次看到哥哥兴奋的表情，“你想吃烤鸭么？我晚上买给你吃啊。”

“我想吃蒸蛋。”你笑着摇了摇头。

后来你用第一年的奖学金和助学金给哥哥买下了当年最流行的杏黄色牛仔夹克，虽然哥哥生气的让你去退掉，但你知道他是高兴的。

不然这件衣服他不会穿了好多年。

你们兄妹两个人就像是互相等待着一样，你拒绝了所有向你示好的男生，哥哥拒绝了所有优秀的女生，你们都在等对方先获得幸福再寻找自己的幸福，你们都舍不得抛弃对方。

大三时你开始发现哥哥晚上很晚才回来，而且身上带着很重的酒气，最开始你觉得哥哥变坏了，还担心着他会不会像爸爸妈妈一样突然消失。

直到你偶尔会听到哥哥在深夜的时候极轻的弹着吉他哼唱着歌才知道他会一身酒气是去酒吧之类的地方打工。

这家坐落在西明区的海伦斯是离你家不远的闹吧，昏暗的空间内闪烁着五颜六色的灯光，仿佛这里就是整个世界的缩影，黑暗不堪又充斥着光怪陆离的诱惑。但不管是世界也好还是酒吧也好，都有一束光带着哥哥出现在你身边。

哥哥唱的歌真的很好听，就算是整个酒吧里都交织觥筹交错呼朋唤友的吵闹声，你也依旧能听得见哥哥的声音。

那声音不是从外面传到耳膜的，而是从心里流淌出去的。

那天你和哥哥正在包厢听台上的一个女子唱歌，一个中年人从身旁经过时哥哥不自觉的喊了声“谭子”。

一旁的酒保疑惑地问道：“你和老板很熟吗？”

“老板？”哥哥突然想明白了什么似的抱着吉他笑了笑：“我还以为是三合会的呢。”

“三合会？哈哈，你看我像三合会的吗？”说话间，那个叫谭子的男人已经走到了面前，在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穿着后恍然大悟道：“哦，你不会是看我这T恤正面印着三背面印着合就以为我是三合会的吧。”

“三合会几年前就已经被政府清缴了，哪里还有什么三合会。”旁边那酒保说了哥哥一句后转过来对老板陪笑道，“谭子哥，您别介意，他是新来的驻唱，不懂规矩。”

“哦对不起，谭子哥！是我冒失了。”哥哥恭敬的陪着不是。

没想到谭子哥到是很大度的没当一回事。后来二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作为酒吧的老板，真的是一点架子都没有，还送了你一张这里的至尊VIP会员卡，此后的1年里，你每天下课后都会来听哥哥唱歌。

这天晚上你故意没有睡觉，抱着小被子坐在客厅里等着深夜的哥哥回来。本来你想和他谈谈工作的事情，可没想到今天的哥哥竟然喝多了酒才回来的。

“哥！你是不是疯了？你不是不知道自己不能喝酒！”你赶紧把手里的小被子扔在一边，顾不上穿拖鞋就冲到门口扶住了摇摇晃晃的哥哥，“你要不要吐？还是要喝水？”

“哦？小冉！”他迷迷糊糊的抬起眼睛看着你，说话的瞬间扑面而来的就是各种酒精混合的味道，你嫌恶的往后躲了一下，“欢迎我回家！”

你特别想把他扔在门口不管他，可还是担心他着凉，只能扶着他回到了他卧室的小床上，把他放上去的一瞬间就听到了可怕的咯吱声。

要知道当时你的床断了一根弹簧就被哥哥要求换了新的。

“你为什么喝这么多酒啊？”你忍不住气道。

“今天是爸妈的祭日。跟谭子哥多喝了两杯。”哥哥说着把胳膊挡在了眼睛上。

“你都不知道，我有好多好多个时刻都撑不下来，我都想着我怎么没死呢。要是我死了该有多好啊，省了太多的麻烦。”哥哥小声的嘟囔着，换另一个人都听不懂他的话，可你却听的清清楚楚，你心里无所不能无往不利的哥哥竟然和你一样的脆弱。

“可是我后来一想，不行啊！我还有妹妹呢，不能没人管啊。”王鑫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激动的跟什么似的，你只能试着按住他的手让他别磕伤了自己，“所以我活到了现在，我要活到一百岁！”

这个笨蛋。

你忍不住哭出声来，一边哭一边打着哥哥胡乱扑腾的爪子，“别闹了，快睡觉！我明天还得上课呢！”

“就算是不到一百岁，我也得活到我妹妹死才行。”王鑫小声呢喃着，就像是把心里所有不能说的话都翻腾出来一样。

转天早晨，你嘱咐了哥哥几句就去学校了。

一声雷鸣，让坐在教室里面的你想起昨晚哥哥喝醉后一直重复说的话，“明天，我哪儿也不去。”

你有点不放心，终于熬到了下课铃响起。

“刘老师，我回趟家。”你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

“下午 2:00 你不是还得回母校演讲吗？”你的导师在讲台前不解的问道。

“很快我就回来。”说着你跑出了教室。

在离家不太远的一条街道旁围了一大群人，你好奇的凑了过去。

“请问这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死人啦，死人啦！”旁边一个大婶小声说道，“据说是有人持枪拒捕。”

看着周围这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你眼前一阵恍惚，心中的那份不安越来越强烈，不敢继续停留，快步冲回家中，拿出钥匙开门后发现哥哥就端坐在椅子上，一手握着从你记事起就戴在脖子上的怀表一边盯着桌子上的闹钟，仿佛有什么心事。

“你怎么回来了？”哥哥看到你惊讶的问道。

看到哥哥平安无事顿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哦，我书忘带了，回来拿一下。”你撒了个谎，随后继续说道：“今天是你生日，一会儿去买个蛋糕。”

“好，但我今天不出去，这是取货券，我昨天就订好了。”哥哥递过来个纸条，说完就继续盯着他的那块怀表。

“这个怀表从我记事起就见你戴着它，是坏了吗？”你不解的问道。

“没有，只是不准了。”哥哥敷衍了一句。

你听没有继续说什么，而是走到床边，抱起哥哥的吉他，就像是抱着哥哥的人生一样，你想要成为他歌曲中的组成部分：“哥，晚上我能不能和你合唱一首歌啊？就上次你在酒吧唱的那首，好不好？”

王鑫抬头看了一眼你，不知为何，他笑了一下：“一言为定。”

你站在东城一中操场的讲台上，随着你的一阵慷慨激昂的演讲，下面的学弟学妹们给予了你热烈的掌声。

“小冉，辛苦了。”你走下讲台后以前的班主任刘雯芳过来说道。

“您客气了，看见自己母校如今升为了市重点，还被评为全国示范校，我真

的是打心里感到高兴。”你看了看表又不好意思的补充道：“本来想着 20 分钟结束的，现在发现超了 4 分钟，不会影响后面的安排吧？”

话音未落，背后突然的一声“小冉”伴随天上一道惊雷让你身形一颤，突如其来的心悸感让你一时间思维停摆，头晕目眩，可能是由于惊吓过度，那一刻仿佛时间都凝固了。

“小冉，小冉，你没事吧？”

待你定下神来发现原来是你以前在东城一中的同学徐娜。

“我没事的。”你笑了笑后打量了她一番说道，“几个月不见又漂亮了。”

刘老师没等徐娜接话便抢着道：“你看你给小冉吓的。小冉啊，不是我说你，毕业这么几年就连自己学校都不记得了？你在这儿上学的时候就是市重点啊，又不是最近才评上的。”

你纳闷道：“啊？是吗？可是我明明记得……”

“没事没事，我只是随口说说，不记得也正常，后面没安排了，正好小娜也在，一会儿咱们去大悦城逛逛，清明节那天开始的 7 天大促我还什么都没买呢，今天再不去活动就结束了。”

刘老师待还要再说什么时被她口袋中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

“喂，啊？什么？”结束通话后，不好意思的和你俩说，“你们去吧，我这边去不成了，刚刚林静来电话说让我陪着去一趟她哥家。”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徐娜问道。

“不知道，林老师说她哥很着急的找她借钱，好像数目还挺大，她怀疑她哥遇到麻烦了。”

你摆了摆手说道：“没事没事，您先去忙，咱们改天再约。”

送别了刘老师后你不禁疑惑的看了旁边的徐娜一眼问道：“林静？”

“哦，林老师是咱校以前著名的校花学姐呀，你不会不记得了吧？”徐娜诧异的望着你问道。

可能是来自生活和学习的压力让当初的你没有精力去打听一些花边新闻，于是你木讷的摇了摇头。

“哎，无所谓无所谓，她后来也和我一样回来教书了，说来也挺可怜的，去年滨海新区大爆炸他老公也不幸牺牲了，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不说她了，主要是

她哥，好像在医院工作，那天我偶然遇到她哥来找她，戴着一副金框眼镜，哇塞，可帅了。”徐娜给你解释道。

“你看你那花痴样。”你不禁好笑的怼了她一句，然后向校门外走去。

“真的，不骗你，等下次给你介绍，哎，你等等我呀……”

看着大悦城上写着“清明大促，最后一天”的广告标语，你俩兴奋的朝商场门口走去。

突然间你看到那一抹熟悉的杏黄色在街边一闪而过。

嗯？那是哥哥的背影吗？他不是信誓旦旦和自己说今天哪都不去吗？

你和朋友告了辞，追了过去发现人早已不见踪影。

带着疑惑回家时发现家门口被拉上的警戒线，里面好多警察在忙前忙后。

你颤颤巍巍的向前走着，这时一名警察对你说道：“你是死者的家属吗？”

你没有回话，而是继续向前挪着那重似千斤的脚。

“死者头部损伤较为严重，我们不建议你直接观看尸体，这里是死者身上的遗物，您确认下。”那刑警见你没有说话，例行公事的将一个塑料袋递到你的面前。

里面只有一张身份证，和少许零钱。

是哥哥的。

你感觉大脑一阵眩晕，摇晃了一下险些摔倒。

“这里还有一个被枪击的闹钟，时间是2:24，很可能是你哥哥的死亡时间，如果您知道些什么希望您能提供些线索。”那个刑警将那个闹钟递过来说道。

“不！哥哥！那是我哥哥啊！”你压抑的情绪迸发而出，声嘶力竭的朝前面跑去。

“请你冷静。请你冷静一下，我们知道你的心情，但是你不能破坏现场！”刑警死命的抱着想要冲进去的你。

“哥哥！里面的我哥哥！求求你们让我见见他！”

你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力气这么大，两个刑警一边将你向外拖一边喊道：“姑娘，请你配合工作！”

你瘫坐在地，泣不成声，极度的悲伤使你眼前一黑便什么都知道了。

“这么小的手术……出事呢？”

“不知道啊，据说……金运……去哪了……”

似有似无地交谈声让你醒了过来，你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

“呃……”你费力的撑起了身子，刚要下床，可能是听见你的声音，门外进来个护士开心的叫道：“啊，你醒啦，你都昏迷3个多小时了。”

“我这是？”你望着那名护士问道。

“你在北辰人民医院呢，几名警察送你过来的，你别乱动，等我回来。”说着她便离开了病房。

哥哥的身影在你脑海一闪而过，对，刚刚一定是做梦。

你不顾小护士的忠告，疯狂的向家中跑去，在快到大门口的时候那条金黄色的警戒线让你清醒了过来。

原来不是梦。

明明说好的活到一百岁。

明明说好的至少比自己活得久的。

“你为什么骗我，为什么骗我！”走在街道上，浑浑噩噩的你嘴中不断的呢喃着同一句话。

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天台。等你清醒过来也跟着释然了，不管是心灵上还是肉体上，这都是条最好的路吧。

你突然发现天台那里还站着一个人。

他没有朝你看来，只是一个人在那默默的看着前方。

虽然两个想要求死的人凑一起有点尴尬，但你还是登上了和他同处的天台边缘。

那人依旧没有看你，低头看了一眼手表，无奈的叹了一口气说道：“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这是条不归路，希望你能想清楚了。”

你本不想回话，不想临死还应付着谁，但你又有点好笑身边同样求死的年轻人，虽然比你大点，但是这种劝人活下来的话从同样求死的人嘴里说出来还是很奇怪，于是你回应道：“想清楚了，人生已经找不到继续下去的理由，是该结束的时候了。”

“啊？你……”

你听到那人语气不对，随即偏过头去发现他正一脸震惊的看着你。

这时或许是楼顶的风太大，或许是所处的高度让你有些腿软，你稍微踉跄了一下，冲着天台的边缘摔了下去。

也好。

死就死了吧。

可没想到只和你说过这么几句话的男人竟然冲过来一把拽住了你的胳膊往天台边缘的反方向甩去，但由于惯性，他的身体飞着冲出了天台。

你在身体向后仰的时候同样下意识的抓了一下，一个手串，随着“啪”的一声断裂，那男人的身体向楼下坠去。

天上一声炸雷掩盖了他的身躯砸在水泥地上的声音，但接踵而来的惊叫声，奔跑声，喧闹声都在证实着刚才发生的事情。你拿着那手串上的珠子跌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冲着灰蒙蒙的天声嘶力竭的吼着，想要问问老天爷为什么这么对你，是不是自己做了什么毁天灭地的错事才落得这个结局。

过了一会儿，你走到楼下，远远的看着那一大片的鲜红色，又看了看旁边正在忙碌的警察，正要走过去的时候你的手机响了起来，你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时间19:22分。

“想知道王鑫是怎么死的吗？想知道杀死他的凶手是谁吗？今晚九点之前，祖谷废墟找我，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自己一个人过来，不要报警，否则你不但永远别想知道王鑫事情的真相而且我还会让全世界都知道你10分钟前害死了一个人。”

都不由得你说话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你惊恐的瞪大了眼睛，他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祖谷废墟又是什么地方。

不重要了！

除了哥哥什么都不重要了！

你收回脚步迅速拦了一辆出租车往祖谷村而去，在车后座上你搜寻着所有和祖谷村相关的消息。据说当年因为一场大火将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除了一个早产儿村中男女老少无一生还。当年这个事情总是人们谈论的焦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好像这个废墟渐渐被大家遗忘了。可能由于位置偏僻，地势又低，四面环山。导致政府一直也没有出资去修缮这个地方，甚至以前通往谷中的路上都长满了杂草。没有人来，没有人问，没有人管，这里似乎成了不该存在的地方。

为什么要把自己叫到那种地方？

一路上你都只是默默地注视着外面的环境，看着窗外从灯火通明变得渐渐黑暗下去。有一瞬间你都担心司机会不会把你扔到野外图财害命。

可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你竟然完好无损的出现在了祖谷村。

既来之则安之，你下车打开手电鼓足了勇气朝着谷内走去，随着汽车声音越来越小，你的步子也越来越小，果然如传言一样，通往谷内的路杂草丛生，加之阴霾的天空没有一丝月光使得你好几次差点摔下去。下到谷底，周围黑压压的一片静谧。

“麻烦……请问有没有人啊？”你手里紧紧攥着手机，手电筒的光随着主人一起颤微着，“请问，有没有人啊？”

“这儿，有人，别害怕。”

你本来就害怕的心猛得颤抖了一下，你整个人也往后退了一步，调整了一下情绪，努力收敛着自己的恐惧点了点头，虽然不知道是谁把你叫过来的，所以客客气气的冲着两个人小声的问道，“所以，是你叫我来的吗？”

“不是，我俩也都是被叫来的。”那个略微魁梧一些男人说道。

包括你在场的三个人都懵了起来，好像大家前来的目标都不一样似的。

温和的对话还没有维持多久，你见到上方有一个亮光在黑暗中一晃一晃的朝你们接近，你们三人互看一眼，心领神会似的躲在了刚才的石像后。

借着对方手里的亮光可以判断出这次来的是一个踉踉跄跄的男人，这时身边的两个男人仿佛事先约定好似的一左一右冲了出去瞬间把那个新来的按倒在地。

他趴在地上不停的嘶吼：“果然是个圈套……死之前让我死个明白！”

可能是听出了此人并非叫自己过来的人，于是他们把那个男人从地上拉了起来。

他刚起来就冲上来在你们两个人身上寻找着什么，好像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就能为之拼命一样。

“没关系，我既然来了就不怕死，但我要死的明白！”男人气势汹汹的说道，恨不得把他们二人撕碎了一样“快说！”

“你冷静一下，我们三人也都是被叫过来的。”略微魁梧的男人平静的回答着。

新来的男人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说道：“三人？”

他们把他带到了你身边，正当你们四个一筹莫展不知所措时。你发现村子景象发生了可怕的变化，你清清楚楚的看着破败的废墟不见了，昔日完好的祖谷村映在你的眼前，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仿佛是在迎接什么节日一样，谷内的黑暗顿时被驱散了大半，你吓得忍不住尖叫了一声。

这时你看清了周围，刚才来的那个男人是个大叔。

这时又有一个人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离近之后你看清了那个人是个有些消瘦的女人，慌乱的神情倒是和在场的各位没什么区别。

但是的确是因为这个女人的出现才导致这里发生了奇怪的事情，略微魁梧的男人警惕的看着站在不远处就停下脚步的女人问道，“是你叫我们过来的？”

她很惊慌的摇了摇头，眼神在在场的四位身上扫了一圈儿才回答道：“不是，我也是被叫过来的，你们也是？”

这里的变化让你感觉到了危险，更重要的是你现在需要找到哥哥的真相，于是你焦急的说道：“是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是在做梦吗？不管了，我要回去，我们肯定是被骗了。”

“好像回不去了，我刚进来时发现出谷的路已经没有了。”女人若有所思的摇了摇头，她有点为难的开口。

“不可能，难道活见鬼了吗？”消瘦的男人说着，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一样掏出手机看了下：“操，没有信号。”

你听闻忙也拿出手机看了看，果然如此，顿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这是个圈套，这个想法刚一出现便听那个大叔说道：“我们先一起找找回去的路，不管怎样先出去再说。”

“真准时啊各位，好好好，果然没让我失望，大家好，我叫李子丰。”这时从神像后面闪出一个男人，个子不高，中等身材。

“是你叫我们过来的，你他妈到底要干什么！”略微魁梧的男人突然破口大骂，好像也是心里憋了很大的怨恨一样，一嗓子喊出来连声音都劈了。

李子丰说道：“干什么？呵呵，电话里不是说的很清楚了吗？”

“别他妈卖关子，想说就说，不说就让我们离开。”那个男人继续和把大家汇聚在这里的人交涉着。

怪不得你会不自觉的信任他，他真值得这份信任。

李子丰从怀里掏出一块犬形的橡胶：“看到这个了吗？找到它，跟这个形状一样的宝石，找到后我会告诉你们想知道的一切。”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年长男人说。

李子丰看了他一眼“除了相信我，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那我们到时候怎么出去？这周围是怎么回事？”你实在受不了乱七八糟的情况，有些着急问着。

哥哥的死。

祖谷村。

这一切已经超出了你的认知范围。

李子丰朝你看来“我说过了，找到那个宝石后我自然会放你们出去，如果过了0点还没有找到，呵呵。”

“没找到会怎样？”女人着急地询问道。

“会怎样？当然是永远也别想知道答案，更重要的是永远也别想出去，哈哈哈哈哈。”

一阵阵癫狂的笑声从他口中传出。

这时消瘦的男人一个健步冲了上去，在拳头刚要砸到李子丰的脸时只见他左手一拨，右手顺势一拳打在青年的肚子上。

“唔……”男子吃痛的蜷缩在地。

你注意到李子丰望着地上的男人眼皮跳了一下，张了张嘴想说什么，随即转过身，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东西，好像在算着什么似的思忖了片刻后向远处边走边说道：“现在是9点20，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年长的男人过去扶起了地上的男人。“你还好吗？”

“没事，死不了，妈的，给老子等着。”消瘦的男人恨恨地说。

“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希望大家能相互信任，我叫陈烁。”那个健硕的男人说道。

“我叫刘伯钊。”大叔附和着说道。

你觉得有道理，跟着附和道：“我，我叫王小冉。”

“我叫袁本。”最后来的女人说道。

“喊！”那个被扶起来的男人显然对陈烁的话不屑一顾，转身正要离开时。刘伯钊一把抓住他，表情显得很激动：“怎么哪都有你这种人，刚才那小伙子说的不错，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团结的时候。”

只见陈烁也凑上来说道：“希望你能顾全大局。”

可能是两个人的游说起了作用，只见他吐出“姚波”两个字后便转身离开了。

“我们也走吧，先照那个李子丰说的做，看看他能耍出什么花样。”刘伯钊看了一眼离开的姚波说道。

你看了眼四周，虽说这里明亮了起来，但你还是担心会有什么危险：“我们能不能不要分开啊，现在这里太可怕了，大家在一起安全一些。”

陈烁想了一下说道：“一起确实是安全一点，但是会影响效率，这样，你们两个女人一起吧。”

你听闻把希望寄托在那个叫袁本的姐姐身上，小心的问道：“那个……咱俩能不能一起呀，我有点害怕。”

袁本没有说什么，算是默认了。

你俩随便进了一间屋子，进屋之后你发现屋内的摆设布局，还有桌上的饭菜与旁边的碗筷就像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一样。顾不上眼前的诡异，想到之前李子丰的警告，你马上和她翻找起来。

“袁姐姐，想必姐姐被叫来也是因为很重要的事吧？”你想到哥哥的事情试探性的问道。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是啊，有个事情我想了解一下。”

你见她不打算多说的样子便也没好意思再问些什么。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你打开手机看了一下，21：50，已经二十分钟了，依旧什么都没有找到。这时袁本对你说道：“我们还是分开找吧，这样效率太低了。”

你没有说什么，听着她渐渐离去的脚步声，一种悲凉的情绪油然而生。估计她一开始就不太想和自己一起吧，真要是遇到什么危险自己怕也是她的累赘。

想着想着背后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怎么就你一个人？”

你一惊，随即转头看到的是那个叫姚波的男人，平复一下心神说道：“袁姐姐刚走。”

“你一个人不害怕吗？”他问道。

想到之前这个人向那个李子丰出手的事情，感觉他并不好相处的样子，你便没有说话。

“要不要一起？”他追问道。

唉，你心里微叹一声，感觉一直对他不理不睬的也不是个办法，万一惹恼了对方……

你的身板可受不了那种拳头。

你没敢继续往下想，冲他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你感觉这里已经没什么值得搜的地方了，看了下时间，又过了25分钟，你正要起身打算换个屋子找找看的时候你那不争气的肚子传来一阵咕噜声。

是啊，你从中午到现在一直没有吃东西，于是朝屋内的饭菜看了一眼，突然有一种想过去吃上几口的冲动。

“这里的東西最好别吃，不知道是不是有毒。我这儿还有点吃的，你先拿去垫垫肚子。”说话声随着一个袋装食品向你飞来。

你伸手接住，发现是袋饼干，于是不好意思的冲他说道：“谢谢，那你呢？”

“我吃过了。”他回应道。

这一刻你感觉之前对他的误解太深了，怎么能凭第一印象判断一个人的好坏，想到这里你刚要继续说些感谢话的时候只见姚波朝屋外冲了出去。

你被他刚才的举动吓了一跳，回过神来追出房间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事时已经不见了姚波的身影，你看了看表，22:15，你正要回屋时看到那个叫刘伯钊的大叔朝你走来。

“怎么了？”刘伯钊疑惑地问道。

“姚波刚才跑出去您没看到吗？”你回道。

“姚波？是他啊，我刚在窗外看到个人影，追出来人就不见了，恰好看到你在这里。”刘伯钊说道。

“哦，没什么了，您那边找的怎么样了？”你问道。

“没什么进展，你呢？”刘伯钊说道。

“一样，没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姚波突然的离开令你有点不安，这个可怕的地方不知道会有什么危险，在弄明白哥哥死亡真相之前你觉得多一个人在身

边不是一件坏事，于是你继续说道：“要不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稍等，我叫袁本一起。”刘伯钊边说边走回原来的屋子。

你陪他来到门前时发现袁本已然不在了，你俩四周查看了一下并没有发现袁本的身影。

“不知道人去哪了，走吧，这里已经找的差不多了，我们换个地方。”这时刘伯钊转头对你说罢就向远处的一个房屋走去。

你随他进了屋，不知又找了多久，一种烦躁感在你内心弥漫，你觉得自己太傻了，竟然轻信那个李子丰的疯话。

“我怀疑这里就没有要我们找的东西，我们都是被骗来的，他压根就没想让我们出去。”你的理智已经控制不了你的情绪了，被感情支配的你狠狠的骂了一声就夺门而出。

你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匆忙的脚步声，刘伯钊有些不满得大声说道：“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消极吗？”

“现在任何有用的东西都没找到，况且你对我什么都不了解，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你不愿意和别人吵架的，哥哥不让你和任何人起冲突，可现在实在是受不了这些条条框框了。

他低头看了一眼表后怒声道：“还有1个多小时就到他说的时候了，你这种态度很容易影响到别人，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团结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轻易说放弃，想想你的父母，你的家人，做人不要这么自私！”

说着刘伯钊愤愤的朝远处走去。

你看了一下表已经22:40了，是啊，还有1个多小时一切就都结束了。

父母……家人……顷刻间哥哥的音容笑貌占据着你的脑海，哥哥走了，这世间再也没有会在我不吃饭时，明明知道我会发脾气却还要喊我吃饭的人。再也没有在我不开心时，明明知道我不会听却还是抱着吉他给我唱歌的人。

哥哥……

“要一起吗？”你突然听到旁边传来个女声。

你抬头看到是袁本，心里的难过一下就涌了上来，勉强撑着不让泪水流出来已经是你最大的努力了：“姐姐你说，人死后会不会上天堂？”

她怔了一下，随即你发现对方情绪有些低落的说道：“应该会吧！”

“姐姐有什么心事吗？”你好心问道。

她冲你摇了摇头，转头朝一个房间走去。

“如果我们出不去的话，上了天堂会不会见到我们想见的人？”你追问道。

“一定会的。我们继续吧，至少不能死在这不明不白的地方，后面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

可能是对方语气中那份坚定的态度感染到了你，使你瞬间觉得眼前这个姐姐是个可以依靠的人。于是你随她一同进了屋，不知过了多久，正当你打算提议换个房间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柜子里放着一张残破的报纸，大概内容是记录着祖谷村第一位被祭祀姓薛的人，旁边的图片令你的瞳孔猛缩，那不是哥哥的怀表吗？居然和哥哥的怀表一模一样。

顿时你感觉自己无法正常思考了。

李子丰！

对，他肯定知道真相。你没有任何犹豫便冲出房门。

来到门外，四周依旧是那么静谧，李子丰会在哪呢？你带着焦急的心情四处查看，但都没有发现他的身影。不知不觉你又转回了刚才的房间，进屋发现袁本已经不在。你一屁股坐在床上，今天明明是哥哥的生日，本应该吃着蛋糕唱着歌，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现在那个李子丰又不见了，说不定已经离开了吧。

你看了看表，发现距离0点只剩下40分钟了。

哥哥……对不起，我没能帮你报仇，如果我去见你，你不会怪我吧。

“怎么，累了？”

转过头发现是陈烁在门边默默的看着你，万念俱灰的你没心情理会他的调侃，小声说道：“如果真的死在这里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吧。”

“开什么玩笑，外面还有个很重要的人等着我去为他做些什么。”陈烁边说边进屋找了起来。

“重要的……人吗？”你喃喃的说道。

是啊，哥哥的身后事还等着我去操办，杀死哥哥的凶手还没有绳之以法，怎么能在栽倒在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想到这里你起身朝屋外走去边对陈烁说：“我们去别处看看吧，这里我都找过了。”

陈烁跟你出来后说道：“村子中央有一口很深的枯井，我觉得我们可以去那

边看看能不能发现些什么，当然如果你相信我的话我会确保你的安全，不会让你摔下去的。”

顿时你整个人如遭雷击，“井”“深”“摔”，这一系列的关键字冲击着你的大脑，几个小时前救你的那个青年从高楼摔下去的场景此刻再次浮现在你眼前，大片大片的鲜红色令你不寒而栗。

在你被那些恐怖画面肆意折磨的时候突然之间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尖叫声，是袁姐姐吗？你褪去心中那份恐惧，朝着喊叫声冲去。

没想到这次出现的是李子丰的尸体。

又是尸体。

你再也受不了了，只想逃走，逃离这个可怕又不留情面的世界。

任务：1、找到杀害李子丰的凶手。

2、弄清王鑫死亡的真相。

3、尽量隐瞒那个年轻人因你而死的事情。

4、弄清李子丰隐藏的秘密。